

● 史海趣闻

科举轶事三则

姜传松

考官伤叹落第士子诗

科举时代的闱场，曾演绎无数大喜大悲的故事。围绕金榜题名，士子于升沉之间，可谓悲喜两重天，乡试亦复如此。操纵文柄的考官，于俄顷去取之间，关乎众多士子一生的命运。然而，考官毕竟也曾亲历三场，对考生特别是落第考生的辛酸苦楚知悉甚详，因而往往对其生发悲天悯人的情愫。

乾隆十二年(1747)丁卯届乡试，刑部侍郎钱陈群作为主考官典试江西。该年九月发榜后，他与随从同僚登上贡院明远楼远眺，见百花洲上有一落榜者，失魂落魄，独自偎依在东湖边的栏杆上抽泣，颓然若无所归。此情此景，令他百感交集，于是泼墨挥毫，写下此诗：

何人泽畔头低垂，绝似病马脱缰丝。此时相对风前叶，昨日自许囊中锥。

暮云欲雨且不雨，西颢隐隐如钩驰。驹驰况复看火马，冲泥报捷谁能羁？

贫女何堪老不嫁，将军自古归数奇。几家博塞呼五白，孤梦逐雉终成雌。

三十年前曾下泪，今者登楼一见之。芳荪被径不可采，呼嗟不如败鼓皮。

水边人哭人不识，楼上人愁人不知。惟有东坡老居士，目迷五色真吾师。

该诗由远及近，由彼及此，首先描摹了落第士子今昔的强烈反差，即昨日的骄狂自得与今天的失意落魄。继之，写当时暮云重重的天气，一如落第士子沉重而无奈的心情：虽然无颜见故人，奈何报捷不能羁！再者，勾勒出了科举时代众多士子的宿命，即失志者攘攘而成功者寥寥，几番龙廷梦，终成空。诗的最后，借写自己此前的同样遭际，表达了作者浓郁的

悲悯情怀。

而随侍钱陈群一旁，时为江西学政的金德瑛见此情景，亦恻然动念，于是依韵和诗一首：

妙技争夸和与垂，闾中得失千钧丝。一朝榜发胡自叹，默默愧此三寸锥。

圣朝选士命欧陆，冒暑六月锋车驰。正当球玉搜仄陋，肯以糠粃轻孤羈？

须知蕊榜有定命，一士数偶百士奇。长途弗与整秋驾，故里还复烹伏雌。

尔方倚栏意何似，公乍登楼远见之。文章公器自古反，洗濯骨髓宁毛皮？

金针度处谁共喻，马首噪者或无知。犹复居高悯穷贱，举念直作人天师。

金氏的诗，表达了与钱氏相似的心情，只是不及钱诗悲悯情感流露的真切。不同之处，他在文中提及了本届乡试的衡鉴标准及考官风尘仆仆的艰辛。围绕落第举子，钱金两位硕学大儒的一唱一和，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一幅“主司伤落第士子图”，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这也不失为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一段佳话。

(资料来源(民国)魏元旷辑：《南昌诗征》(全)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8-89页。)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作弊手段——关节

科举考试中隐含的优渥的功名利禄，使金榜题名成为众多儒生梦寐以求的标矢。除了靠俊义文章而荣登桂榜外，抱着侥幸心理，希图通过舞弊手段以期获售的投机现象也屡见不鲜。因此，一部科举制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作弊与反作弊交织而成的历史。

科举考试舞弊的花样可谓千奇百怪，但早期的

一些作弊手法如怀夹、代倩以及背旧文等,由于技术含量低,很容易被搜检官或磨勘官发觉,因而风险很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作为“关节”的作弊手段,由于风险低、成功率高而成为不少舞弊分子的首选。所谓关节,是指考官与士子窜谋,于考试前先期约定符号,考试时标明卷中。科举时代,买卖关节的现象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层级的考试中都曾出现过。通关节的常用手段,是考生在头场的八股文“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或者是考官在头场的五言八韵试帖诗下做手脚,多画圈以人为抬高作弊考生的考试成绩。而作弊考生给考官的回报也相当丰厚:“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

例如,有一科的考题为“子谓子夏曰‘全章’”,某生与考官暗通关节,考官令其于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该生于是在首场八股文的第一句即破题曰:“儒一而为不一,圣之一勉之一诫之焉”。发榜后,该生果然荣登榜首。又比如有一科的诗题为“所宝惟贤”,有一考卷以“水烟袋”三字散见于点题中,以作为关节。考生在诗中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科举关节,于此可谓凑泊无痕。

更为隐蔽巧妙的关节案例是,有一年顺天府尹顾某被简放为广东乡试主考,当时广东盛行赌买“闹姓”,有一位巨商花重金买“二文二梅”四个姓,希望主考官在头场试题中宣示。结果,当年乡试首场八股文的第二题为“衣锦尚絀,恶其文之著也”,第三题为“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膏粱文绣也”,诗题为“雪树两折南枝花”。不难发现,“二文”在八股文的第二、三场中出现,“二梅”亦在诗题中隐约可见。因此,尽管科举考试的管理法规严密周详,作弊者仍是无孔不入。

(资料来源 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第二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587、655页。)

作弊被革的清代江西解元——吴光槐

从参加乡试的成千上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并独占鳌头成为解元(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全省“高考状元”),殊非易事,因此常常风光无限。而一旦风云突变,因涉嫌舞弊被革,昨日的一切得意顿成噩梦,这不得不让人为之深思。

话说九江德化人吴光槐,于乾隆三十年(1765)乙酉科江西乡试荣摘桂冠,成为解元。但是,好景不长,榜发后不久,抚州府广昌县知县李振文便向礼部

揭发,该年乡试荐中的第一名吴光槐,其头场八股文的第一篇系剽袭此前江南举人夏秉衡的已刻程文“观风考作”等内容。很快,礼部就对吴氏作弊一案严加追查。

由于关涉重大,此事还上惊圣听。同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向军机大臣等下谕时说:“此案情罪,专在吴光槐”,认为他侥幸获中,要么是考场夹带而未能被搜检人员发现,要么是抄袭旧文或他人文字幸中,因此必须对吴光槐展开彻底追查,然后根据查办结果对不同的责任人分别处理。

乾隆还命令江西巡抚明山将吴光槐亲提严讯,查清楚他抄袭的所有来龙去脉,以及考试时是否夹带过文字。根据礼部的初次审讯,吴光槐对夏秉衡的程文能记诵无误,他胸中记忆的东西必定很多。因此,为了辨别吴光槐到底是记诵夏氏旧文还是夹带中式的,须“令其默写他文数篇,以别真伪,再严加覆试,视其文理何如。若两者俱不能,即为怀挟无疑,自当照例治罪。纵使实无情弊,而录旧中式之列,亦应褫革。”实际上,不管是背诵他人旧文还是夹带获中,吴光槐都将受到处罚。而根据《科场条例》的处罚规定,后者比前者要严重得多。

至于考官,皇帝考虑到“闹中校阅文字,目凭文去取,虽有抄袭之卷,试官岂能遍查来历?所有取中吴光槐之主考官,俱可无庸议处”。因此,该科乡试的主考官吏部左侍郎德保和翰林院侍讲汪永锡得以幸免于祸。

乾隆谕示下达后不久,江西巡抚明山就对此案展开审理。据吴光槐口供,其头场的第一篇乃抄袭读过的夏秉衡的考卷,确实不是夹带文字,第二、三篇以及第二、三场文字,都是他自己的原作。巡抚明山根据吴氏自供,当即将他关在一个密室里,并派人严加监守,命令其作《四书》题文及诗各一首,并默写旧文数篇,覆试时间是从巳刻到申刻,共三个时辰。时间一到,全部交卷。

审理结束后,该巡抚将吴光槐的覆试原稿进呈礼部。乾隆令下礼部议,议决的结果是:“吴光槐覆试文字,尚无疵谬,其中式首艺,亦非怀挟,但全录旧文,滥叨首选,应革去举人。”最后,吴光槐被革去举人,从此便湮没无闻。

(资料来源《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748《清实录》第18册第235-236页。)

(责任编辑 滑文革)